

## 「人的時態」(Tenses and Tensions in People) 創作自述

陳水財 2023.8.12

1967 年北上求學，趕上了正在文星畫廊展出的「東方畫會」最後一場展覽；此時，中西文化論戰的餘音仍充斥校園，存在主義盛行，「嬉皮」風吹拂，到了六〇年代末，已可隱約聽見「披頭士」的搖滾聲，而一場突如其來的「保釣」運動，則攪動了以「無根」為基調的校園氛圍。一時心緒大亂，也讓我的藝術路一開始便踏進迷霧中。

1971 年來到高雄，我獨來獨往，一如端坐沉思的方外人，天地一片寂靜，人生沒有答案。「思維的人」幾乎陪伴我走過整個七〇年代，咀嚼著學生時期的殘味，心思依託在屬於那個年代的「虛無」裡。直到七〇年代末，高雄景象才忽然闖進我的視野，也開始注視眼前這個熱呼呼的現實。冒著火光的煉油廠、疾馳呼嘯的貨卡、湧向加工區、工業區的機車潮以及滿街的煙塵與喧囂……我走入人群，逐一檢視「高雄人」的現實形狀。「我選擇了卡車、機車、行人……等題材，是借助於這些生活上熟悉、親切的『語彙』，作為傳達的工具；並利用樹脂的透明性及壓克力顏料的流動性，以達到我所預期的效果——探索一種可能，去轉化對現實生活最切膚的感受。」(1981 首次個展自述)

「高雄人」開啟我的視界，但他們也困惑我，折騰我；我曾以「煮一鍋濃湯」來比喻這時期的創作。「高雄人」即是現代人、都市人。我把對「高雄人」的種種思慮擠壓進「臉」上，但因為熬煮太久，柴火太旺，弄得面目全非。「他們」也往往筆觸錯雜、顏色層層堆疊，造形又過於簡單，最後這鍋濃湯也就百味雜陳。另一方面，表面興奮的都市經驗，既喧囂又疏離，「高雄人」只得緊閉雙唇，懸浮在虛幻的時空中，讓所有的困惑與折騰回返於靜默的肢體內。「肢體是原始的記憶體，所有的生命經驗與夢，都被收納其中。它本能縱慾，也掙扎沈思，既清醒自覺、也是自我的極限，是證悟的對象、也是證悟的手段。肢體在伸展與蜷縮中，以其樣相印證生命經驗的全部真實。」(1997 創作自述)

虛擬世界忽然降臨，「天堂寶物」闖進生活。「寶物超脫現實，存在於心智層峰……寶物所及，光輝聖潔，一塵不染……天堂存在於思維失序處……那是一個虛擬世界……寶物一味追求輕盈，擺脫物質的沉重……人的思維也是，在聖境中呈失重失序狀態，隨意漂浮……在光影閃爍間，馭電奔馳，混淆了空間與時間的疆界，心念轉換，瞬間便跨越幽明。」(2005 創作自述)。2005 年後，肢體變身，主題由沉重轉而輕盈；2007 年，我終於首次動手畫下長年追索而不可得的自畫像——「我相」，也隨手畫下家人之「相」；隨後，「對招系列」(2010-2012)、「旅程系列」(2015)陸續出現，世界趨於奇幻輕盈。

一九八〇年代以來，我的目光不曾離開茲土茲人，只是心思游移，時時變換步伐轉移視角。走過半個世紀，從寂靜到激昂，從濃重到輕盈，我體悟到在迷霧

中苦苦尋索的藝術之路原來是一條「語言」之路。近年來，我彷彿墜入時光隧道中，沉迷在土地的記憶裡，「高雄人」轉身為「台灣人」。時光彷如疊加在一起的多重透鏡，讓錯落的生命片段彼此折射，虛實不斷幻變，朦朧詭譎，其中隱約閃爍著一個走過悠悠歲月的自我的身影。「島嶼是一條稜線／拖曳著天際線自我描繪幻變如山影／行入百年傳說／飄渺如時光。」(2017 創作自述)「凝視土地、凝望記憶，漫遊在交趾魍仔的藝陣中，也偶而穿越廟宇的簷脊，邂逅一片幻彩迷影。」(2023 創作自述) 2017 年的「島嶼風景」與今年(2023)的「見虛華 / Eyeing Kitsch」，我嘗試以某種熟悉的鄉音，引喚那種隱微的酸酸甜甜的屬於台灣土地給我的獨特味覺。